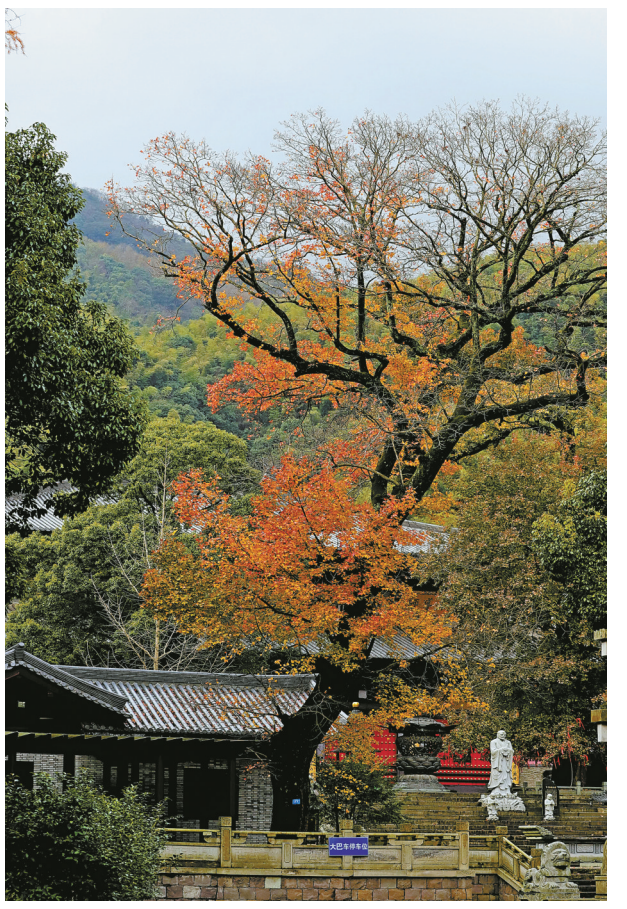
古刹的草木之美



金峨寺内外古树参天。（小山 摄）

小 山

明末清初著名文人、生活艺术大师李渔，曾在庐山简寂观题了一副对联：“天下名山僧占多，也该留一二奇峰栖吾道友；世间好话佛说尽，谁识得五千妙论出我仙师。”

笠翁先生此联，似有为道家抱不平之意。个人认为，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实在有点冤枉寺院了。名山与名寺之间，就像蛋与鸡，似乎说不清谁先谁后。但稍微了解一些古刹的发展历史，就可知道，山多因寺而名，而不是名山被僧所占。

一位高僧云游四海，忽见某处青山绿水茂林修竹环境清幽，正好结庐修炼，年深日久，渐有所得，于是开坛讲法，信众云集，然人多房少，遂四方聚力，殿宇成焉，大德出焉，古刹遂成名寺，普山遂成名山。世人只看结果，却不知祖师辈草创之初，筚路蓝缕，物力维艰，不知历经几代几世，方得以显山露水，名闻天下。

鄞南福地，灵秀横溪，被誉为中国漫游小镇。此地青山环抱，绿水居中，风光秀丽。一汪碧水是横溪水库，又称金鹅湖，天光云影，碧波荡漾，为鄞南山水点睛之笔。东边是大梅岭，层峦叠嶂，古道众多，是登山健步的理想之地；西边是金峨山，高耸巍峨，底蕴深厚，因孕育唐代古刹而闻名中外。

此处所指之唐代古刹，即为曾有“小百丈”之美誉的金峨寺。浙东素来被誉为“东南佛国”，现如今，金峨寺虽然不如普陀、雪窦、天童、育王、七塔之声名显赫，在清代之前，却不容小觑。

在禅宗历史上，有“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之说。金峨寺之开山祖师，即为“立清规”之禅宗九祖百丈怀海禅师。他倡导的“一日不做，一日不食”之农禅生活，为禅宗之开枝散叶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是上承慧能、马祖以来禅法，下启沩仰、临济二宗之继往开来中坚人物。

唐朝大历元年（766年），大师来到金峨山团瓢峰下，披荆斩棘创立金峨寺，之后寺院代有高僧主持，在清朝进入鼎盛时代。只可惜，寺院因战火及文化灾难毁于一旦。2003年之后，在四方信众的努力之下，金峨寺逐渐复兴，至今蔚为壮观。

作为草木爱好者，笔者颇为关注古迹与草木之间的关系。深觉草木之于寺院道观，亦有相得益彰之效果。在古今中外，很多珍稀树种因寺庙道观修道院而得以保全。而古树名木，亦成为很多古迹闻名遐迩之重要因素。

山西晋祠之周柏、天台国清寺之隋梅、长安观音寺之李世民手植古银杏自不必说，宁波的寺院也颇有一些古树，溪口雪窦寺之千年雌雄古银杏，天童寺佛殿之前1250年的唐柏，都是极为著名的。这些古树皆为世人所关注，尤其是唐太宗手植之千年古银杏，已成了网红树，几乎每年叶子黄时，都会火一把。

金峨寺内的古树亦不遑多让，形态各异，林立参天，品种丰富，尤以枫香数量最多，入秋最美，其中山门左侧一棵415岁的枫香树，尤其成为最近自媒体之上的网红植物。

上周日中午，一个偶然机会，来到金峨寺，正好借机探寻网红大树。可惜我们来得有点晚了，这棵枫香顶部的叶子已基本掉光，只是中下部还有一些橙黄叶片，但看起来依旧风姿不减，高耸于殿宇楼阁之上，更显古朴苍劲。古树底下右侧的百丈大师汉白玉雕像，妙相庄严，寂静如谜。

金峨寺虽然近年才恢复重建，但古树名木却保存比较完好。寺前多金钱松，叶落枝显，犹如祥云片片，非常雅致。山门之前，有喜树一棵，果实累累，颇有抬头见喜之意。近旁一株古枫杨树，冠幅广展，树身遒劲，三人方能合抱。

进得寺内，大殿左侧有一棵215岁的朴树，树干曲伸，华盖似伞，叶子正在黄绿之间，和飞檐翘角、瓦当屋脊搭配，显得别有韵味。绕到大圆满觉殿后面，居然看到一棵舟山新木姜子树，树上还有残留的花朵，非常稀罕。一株叶子落尽的梅花，枝间有小鸟窝和蜂巢各一个，有了佛祖的庇佑，这么低矮亦不必担心安全。透过南方红豆杉带着红色种托的几颗种子，正好欣赏巨匾上的书法“慈云遍覆”。

来到大殿右后侧，有一棵银杏，树不大，但叶色已经金黄，在庄严的重檐斗拱之间，显得特别灵秀生动。往后看，一面墙上书着一个巨大的“禅”字，透过枝叶，可以看到后殿屋檐之下有一排巨匾，书着“得大自在”“心一境性”“慈航普渡”等佛门警语，无一不提醒启示着世人，要勤修戒定慧，放下贪嗔痴，摆脱烦恼欲望，达至清净解脱之境界。

整个寺院，非常僻静，几乎没有什么游人。我和三哥两个人，在寺里慢慢地踱着，看着，寻找不同的角度，拍摄佛门圣地的草木之美。当我们走下台阶之时，蓦然回首，发现重重楼宇之后，枫香古树更多，叶色更加灿烂，在青青翠竹的衬托之下，有一种沧桑但却澄静之美，让人回味无穷。

鉴赏与收藏

朱金洗脸盆架

朱金洗脸盆架。（应敏明 供图）

应敏明

旧时，江南民间普遍使用洗脸盆架。给脸盆支个架子，主要是出于盥洗舒适的考虑。实用与美观并重之下，洗脸盆架的材质和制作工艺日趋讲究起来。

脸盆架在唐宋时代已很普及，至明清，制作工艺达到巅峰。脸盆架最好的材质要数黄花梨。黄花梨出自海南，木性稳定，纹理细腻，有山水花纹和迷人“鬼脸”，是木中黄金，由它打造的家具文人气最浓。黄花梨洗脸盆架大都是圆杆，下桩柱式，三足四足或五足，最多为六足，上屏雕吉祥纹饰，如龙凤、麒麟、灵芝、祥云、动物、人物等等，木质施淡漆，几成素面。黄花梨洗脸盆架存世量很少，令当今收藏家趋之若鹜，拍卖价也很高。2012年嘉德拍卖一件清中黄花梨洗脸盆架，落槌价近250万元。虽然这是古董的价格，但即便在旧时，黄花梨洗脸盆架也属高档家具，为达官贵人专享。

寻常百姓家里用的柴木朱金洗脸盆架，是在木工雕工做成器物的基础上，再加上“髹漆贴金”工艺。由于使用了朱砂和黄金，朱金洗脸盆架就显得非常高贵和华美，一派喜气吉祥。朱金洗脸盆架是江南“十里红妆”婚嫁器物中的重要物件，几乎家家户户拥有，深受民间喜爱。它的样式大多承接明代的形制，只是雕饰部分变得繁复，人物、动物、花鸟、山水、清供等是雕饰的大宗题材。

甬上朱金洗脸盆架跟江南其他地方有所不同，它的下桩不是柱式而是箱式，呈正方形、长方形或六角形，上桩一屏或三屏，雕饰丰富。甬人对此物的叫法多为面桶架。甬上最漂亮的面桶架大都出自奉化。说来奇怪，许多好的甬式明清家具也出自奉化，奉化的小凉床、半桌、朱金床等堪称甬式经典，反观甬上老城区，经典家具反倒出得少，这一现象让我纳闷。

二十多年前，我曾在奉化溪口收藏到一件非常漂亮的清代朱金面桶架。那天，我“跑地皮”跑进溪口丰镐房旁一条小墙弄里，在一间低矮不起眼的小屋内，看见一件朱金面桶架，其长相之华贵怎么都不会让人和这低矮简陋的小屋联系起来。见我一脸疑惑，小屋主人，一位脸色黝黑、身材瘦小的老人介绍起了这件宝贝的来历。他说，他家贫农出身，这件面桶架是“土改”时从同村一户地主家“改”来的。因为太过华丽，他竟然不忍贸然使用，平日“供”在屋里，一放就是几十年。

这件朱金面桶架有一人高，下桩六角箱式，双开门，铜饰厚实刻花，上桩满工雕饰，云头才子佳人，两边角花龙凤呈祥，中间屏四开窗，中间最大开窗雕“米芾拜石”，其他三开窗雕动物花鸟。“面桶架”通体朱砂红，雕饰部分贴真金，金光耀眼。

大概是缘分到了，老人看我喜欢，就让我收了。这也是我迄今看到过的最漂亮的朱金面桶架。那时候，我刚涉足收藏，虽然知道它的好，但终究有眼不识宝贝，因喜欢别人藏着的一张画就把它给置换了。后来接触朱金面桶架多了，才晓得当年这件面桶架的珍贵，时常涌起懊悔和惦念。

这世上真有一种奇巧的续缘，二十多年后，我偶然从一家古玩商处，再次看见了这件面桶架，“故人”相见，激动不已。商家跟我说，这个面桶架是他刚从英国位于伦敦西边的诺丁山的旧货市场上买回来的。当时向这位商家询价的人很多，最终，我和朋友一起高价将其买下，后来这个面桶架有了更好的归宿，被某家市级博物馆收藏。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人有了专门的盥洗间。磁砖、玻璃、搪瓷盆，虽然富丽堂皇，却总让人觉得少了点什么。想想还是古人有意思，为了洗把脸，他们可以请来当地最好的工匠，花上很多笨功夫，把一件日常洗脸用具做成可以传承的艺术品。上面放只铜制洗脸盆，盆上有美丽的刻花，盆底亮得能映出人影。

王小波说过：“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诚哉斯言。

电影笔记

今宵别梦寒

——重看《城南旧事》怀念吴贻弓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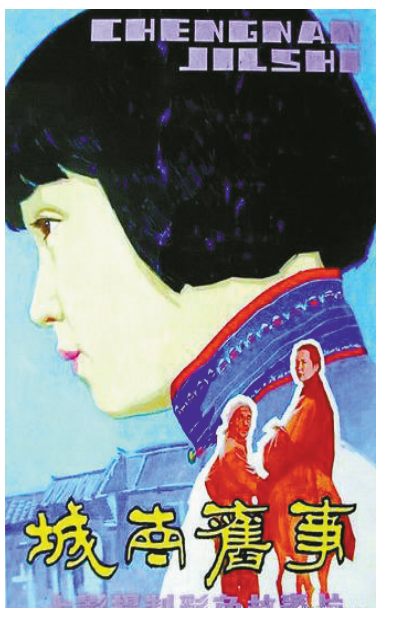
枕 流

著名电影导演吴贻弓走了。他曾拍摄过很多精彩的电影：《巴山夜雨》《阙里人家》……但大多数观众记住的还是那部根据女作家林海音自传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城南旧事》。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诗意”和“童真”完美结合的代表。《城南旧事》是诗化的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如果非要找出一部在诗化美学上能与之颉颃甚或超过它的作品，也许只有谢铁骊导演、孙道临主演的《早春二月》了。然而它们诞生的时代毕竟不同，后者在尾声部分还是隐约带有些革命色彩的，而前者，展现的是一个孩童天真无邪的视角下，老北京城南那些普通之人最琐屑的生活和最琐屑的悲欢。

吴贻弓先生去世后，重看《城南旧事》，影片的一帧帧画面，仿佛水彩，有种流动的意蕴。片中的四桩事件，看上去各自独立、互不搭界，却凭着李叔同作词、吕其明作曲的一首《送别》，串联起来：“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诗情画意中，不见丝毫具象的情节阐释。导演的镜头语言相当朴素，朴素到“没有技巧”“平淡无奇”，可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一种最为高级的“大巧若拙”。

故事开始时是在冬天。那个笑起来眉眼弯弯、嘴角甜甜的“林英子”，穿着厚厚的棉袍，正在凝视一只用力咀嚼稻草的骆驼。不远处，一个眉清目秀的女子倚门而立，一边用手绞着自己的发辫，一边用目光寻寻觅觅。她是人们口中的“疯子”，而疯子是没人搭理的。唯有心地和眼神同样纯澈的英子会凑上前去，倾听她的心声。女人名叫秀贞，向英子诉说自己丢失的女儿小桂子，小桂子的后脖颈上有个青脐样的胎记。英子细细聆听，还郑重记住了秀贞的嘱托：“要是你看见我们家小桂子，叫她回家，我不打她，也不骂她。”



▲吴贻弓先生。
▶“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城南旧事》海报。

剧情绵延而进，诗意缱绻流淌。一起荡秋千的孩子，叽叽喳喳叫嚷的小鸡，连英子带着小桂子去找秀贞的那个凄惨之夜，也被导演拍出了风催黄叶、雨打芭蕉的凄美。可这一切不曾稀释掉底层生活的残酷味道。当因受寒而生病的英子在床上缓缓睁开眼睛的时候，她并不知道自己努力成全其团聚的那对母女，已经死于车轮之下了。蝼蚁小民的殒命事件总是会随意漏进宏大历史的罅隙之中。不是大人们残忍，而是因为司空见惯。所以城南旧事，明明还历历在目，英子的父亲却对女儿说：“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慢慢会忘记的。”

英子一家搬到新莲子胡同后，英子开始进学堂读书了。这孩子胆大，无意中在某处无人问津的断壁残垣内发现了个藏赃的小偷。那个眉宇间透着勃勃英气的年轻人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坏人”。他让英子好好学习，也劝英子“回去吧，以后别再来了”。当时的英子也许已经在懵里懵懂中意识到另一场别离的到来。她听话地慢慢走出蒿草地，并依依不舍地回头张望。在那个越推越远的长镜头中，张丰毅饰演的小偷，眼神中弥漫着浓稠的忧愁和焦虑。为了供弟弟上学，为了一家人能吃上“拌着野菜的窝窝头”，他知道自己仍会选择铤而走险……鸦声划破寂寥，小偷被抓住了。英子的眼中顿时蓄满泪水。

英子喜欢爸爸妈妈，也喜欢宋妈。宋妈是她家的老妈子，但英子把她当亲人看。英子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宋妈要把自己的孩子留在农村，而来照顾别人家的小孩？宋妈的丈夫倒是总会来北京问妻子要钱，可从未见他把宋妈心心念念的“小栓子”带来。原来，那孩子早就被宋妈的丈夫送人了。英子眨巴着一双好奇又充满了怜悯的大眼睛，她虽不明白一个人缘何要将亲生小孩送人，但她看得到伤心，也看得到无助。

草木无情，又是凋零。秋天到来的时候，英子告别宋妈夫妇，在刚刚离世的父亲坟前致了哀悼之情，便和母亲、弟弟，坐上车，顺着一条林木掩映的道路，杳然而去……人生，就是一场接一场的别离。

吴贻弓的导演风格清雅中带着隽永，静谧下泛有波澜，善于用小人物的遭际反映大时代的特点。他有点像日本的小津安二郎，也接近台湾的侯孝贤。可说到底，他就是吴贻弓，一个“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的、有着自身鲜明艺术风格的优秀导演，一个永远会在自己的作品中寄寓浪漫主义色彩和真挚价值追求的艺术家……